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而躬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史憲誠

子孝章

何進滔

子弘敬

韓允忠

子簡

樂彥禎

子從訓

羅弘信

子威

史憲誠其先出於奚虜今為靈武建康人祖道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上柱國懷澤郡王父周洛為魏博軍校事田季安至兵馬大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柱國北海郡王憲誠始以材勇隨父歷軍中右職兼監察御史元和中田弘正討李師道令

憲誠以先鋒四千人濟河累下其城柵復以大軍齊進乘勢逐北魏之全師迫于鄆之城下師道窮蹙劉悟斬首投魏軍錄功超授憲誠兼中丞鎮州王承宗死弘正自魏移領鎮州居數月爲王庭湊所殺遂以兵叛朝廷以弘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領兵討伐俾復父寃時幽州朱克融援助廷湊布不能制因自引決軍情囂然憲誠爲中軍都知兵馬使乘亂以河朔舊事動其人心諸軍卽擁而歸魏共立爲帥國家因而命之時克融廷湊並據兵爲亂憲誠喜得旄節雖外順朝旨而中與朱王爲輔車之勢長慶二年正月也尋遣司門郎中韋文恪

宣慰時李弁爲亂與憲誠書問交通憲誠表請與弁節鉞仍於黎陽艤舟示欲渡河及見文恪舉止驕倨其言甚悖旋聞弁爲帳下所殺乃從改過謂文恪曰憲誠蕃人猶狗也唯能識主雖被棒打終不忍離其狡譎如此朝廷每爲優容尋加左僕射敬宗卽位進秩司空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畧卒其子同捷竊據軍城表邀符節舉兵伐之先是憲誠與全畧婚媾及同捷叛復潛以糧餉爲助上屢發使申諭尋又就加平章事憲誠嘗遣驍將至闕下恣爲張大宰相韋處厚以語折剉之憲誠不敢復與同捷爲應時憲誠示出師其討同捷及滄

景平加司徒憲誠心不自安乃遣子孝章入覲又飛章願以所管奉命止嘉之乃加侍中移鎮河中憲誠素懷向背不能以忠誠感激其衆未及出城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爲軍衆所害冊贈太尉孝章幼聰悟好學元和申李愬爲魏帥取大將子弟列于軍籍孝章倡言願効文職愬奇之令攝府參軍及憲誠領節鉞改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緋孝章以父在鎮多違朝旨嘗雪涕極諫備陳逾順之理朝廷聞而嘉之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紫領本道兵同平滄景加工部尚書尋請赴

闕文宗慰勞甚厚憲誠亦因懇乞朝覲上知憲誠之入覲自孝章之謀遂加禮部尚書分相衛澶三州別爲一鎮俾孝章領之孝章未到鎮憲誠遇害上以孝章有忠節起復爲右金吾衛將軍間歲授鄜坊節度使居四年遷于滑一歲入爲右領軍大將軍改右金吾大將軍俄授邠寧節度孝章歷三鎮雖無異績而謹身畏法以保初終開成三年十月卒贈右僕射

何進滔靈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並本州軍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以進滔之貴贈左散騎常侍進滔客寄於魏委質軍門事節度使田

弘正弘正奉詔討鄆州破李師道時進滔爲衙內都知
兵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大和三年軍衆害史憲誠連
聲而呼曰得衙內都知兵馬使何端公知留後卽三軍
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進滔左散騎常侍魏博等州
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爲魏帥十餘年大得民情累官至
司徒平章事卒子弘敬襲其位朝廷時遣河中帥李執
方滄州帥劉約各遣使勸令歸闕別俟朝旨弘敬不從
竟就加節制及劉稹反不時起兵鎮州王元逵下邢洛
二州兵次上黨弘敬方出師壓境大中後宣宗務其姑
息繼加官爵亦至使相咸通初卒子全皞嗣之朝廷尋

降符節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十一年爲軍人所害子孫
相繼四十餘年其姓半不亡四
韓允忠魏州人也舊名君雄懿宗改賜今名父國昌歷
本州右職會昌中從何弘敬破劉稹以功爲貝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以允忠故累贈兵部尚書允忠少仕軍門
繼升裨校潞州之役亦與其行咸通十一年何全皞爲
軍衆所殺推允忠爲帥時僖宗爲普王卽降詔遙領節
度授允忠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觀察留後
不數月轉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
節度觀察等使累加至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

十一月卒年六十一累贈太尉子簡自允忠初授戎帥便爲節度副使乾符初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允忠卒卽起復爲節度觀察留後踰月加檢校右僕射其後累加至侍中封昌黎郡王賊巢之亂諸葛爽受僞命爲河陽節度使時僖宗在蜀寇盜蜂起簡據有六州甲兵彊盛竊懷僭亂之志且欲啟其封疆乃舉兵攻河陽爽棄城而走簡遂留兵保守因北掠邢洛而歸遂移軍攻鄆鄆帥曹全晟出戰爲簡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收合殘衆保鄆州簡進攻其城半年不下河陽復爲諸葛爽所襲簡因欲先討君裕次及河陽乃舉兵至鄆君裕請降

尋移軍復攻河陽行及新鄉爲爽軍逆擊敗之簡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

樂彥禎魏州人也父少寂歷澶博貝三州刺史贈工部尚書彥禎少爲本州軍校韓簡之領節旄也以彥禎爲馬步軍都虞候轉博州刺史下河陽走諸葛爽有功遷澶州刺史簡再討河陽之敗也彥禎以一軍先歸魏人遂共立之朝廷尋授檢校工部尚書知魏博留後俄加戶部尚書充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中和四年累加至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僖宗自蜀迴加開府儀同三司再拜司徒彥禎志滿驕大動多不法一旦徵六州之衆板

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五
築羅城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月餘而畢人用怨咨又
其子從訓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鎮滄州過魏郊從訓
見其女妓利之先伏兵於漳南高雞泊俟鐸之至圍而
害之掠其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詰魏人素知鐸名望
議者惜之而罪從訓從訓又召亡命之徒五百餘輩出
入卧內號爲子將委以腹心軍人籍籍各有異議從訓
聞而忌之易服遁出止於近縣彥禎因命爲六州都指
揮使未幾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後般輦軍器取索錢
帛使人來往交午塗路軍府疑貳彥禎危憤而卒衆推
都將趙文珩知留後事從訓自相州領兵三萬餘人至

城下文珩接兵不出衆懷疑懼復害文珩推羅弘信爲
帥弘信以兵出戰敗之從訓招集餘衆次於洹水弘信
遣將程公佐領兵討擊大敗之梟從訓首於軍門時文
德元年春也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曾祖秀祖珍父讓皆爲本
州軍校從信少從戎役歷事節度使韓簡樂彥禎光啟
末彥禎子從訓忌牙軍出居於外軍衆廢彥禎推趙文
珩權主軍州事衆復以爲不便因推弘信爲帥先是有
鄰人密謂弘信曰某嘗夜遇一白鬚翁相告云君當爲
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竊異之及廢文珩軍人聚呼

日孰願爲節度使者弘信卽應之曰白鬚翁早以命我衆乃環而視之曰可也由是立之僖宗聞之文德元年四月詔加工部尚書權知節度留後七月復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龍紀中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章郡公乾寧中朱全忠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太原太原發軍假道於魏令大將李存信屯莘縣存信御軍無法侵魏之芻牧弘信不平之全忠復遣人謂之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貴道堪憂弘信乃託好於汴出師三萬攻存信敗之太原怒舉兵攻魏營於觀音門外汴將葛從周援之屯

於洹水李克用子落落時爲鐵林軍使爲從周所擒乃退歸自是太原之師每歲侵擾相魏魏人患之朱全忠方事兗鄆懼弘信離貳每歲時賂遺必卑辭厚禮荅貺全忠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年已上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鄰遇之弘信以爲厚已亦推心焉弘信累官至檢校太師守侍中臨清王光化元年九月卒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諡曰莊肅子威威字端已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弘信卒襲父位爲留後朝廷從而命之天復末累加至檢校太傅兼侍中長沙王

天祐初授檢校太尉守侍中進封鄴王賜號忠勤宣力
致理功臣魏之牙中軍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
澶博衛貝等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爲號
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寢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
其兇戾者彊買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
有同兒戲如史憲誠何進滔韓君雄樂彥禎皆爲其所
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
姑息而心銜之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
十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威求援於汴朱全
忠遣將李思安屯於涇水葛從周自邢洛引軍入魏燕

將劉守文單可及攻汴軍於內黃思安逆戰大敗之乘
勝追躡從周出會掩擊復敗燕軍斬首三萬三年威引
汴軍攻滄州以報之自是威感全忠援助之恩合從景
附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軍裨校李公佺作亂威
僅以身免公佺出奔滄州自是愈懼遣使求援於全忠
密謀破之全忠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全忠女
妻威子廷規先是卒全忠遣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
人密於輿中實兵甲入魏言助女葬事三年正月五日
嗣勳至全忠親率大軍濟河言視行營於滄景威欲因
而出迎至期卽假全忠帳下銳卒入而夾攻之牙軍頗

疑堅請不出威恐洩其事慰納之是月十四日夜率廝
養百十輩與嗣勳合攻之時宿於牙城者千人遲明殺
之殆盡凡八千家皆破其族魏軍攻滄州者在歷亭聞
有變其將史仁遇擁之保于高堂六州之內皆爲讐敵
累月平之威仕梁數年後卒年三十四位至守太師兼
中書令贈尚書令諡曰貞莊威性明敏達於吏道伏膺
儒術招納文人聚書至萬卷每花朝月夕與賓佐賦咏
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者有當世詩名自號江東生威
遣使賂遺叙其宗姓推爲叔父隱亦集其詩寄之威酷
嗜其作日已所爲曰偷江東集凡五卷今鄴中人士諷

詠之書卷一百八十一

史臣曰魏鎮燕三鎮不能制之也久矣兵疆地廣合從
連衡爵命雖假於朝廷羣臣自謀於元帥如史憲誠等
五家其初皆因此而得之其後亦因此而失之蓋不知
取之以權守之以仁則遠矣若善繼者史氏羅氏之二
子有焉其餘不足觀也

贊曰逆取順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滅亡必隨史何韓
樂世數盛衰足以爲鑒念茲在茲

樂世嫂媿寡早以爲鑿念茲在茲

贊曰燕趙則守古亦育之收其燕守城之必謂史何韓
采育無其籍不與購也

如之以懽守之以寸頃歲矣善善繼香史且羅丑之二
正寢其時者因也而壽之其對亦因也而夫之蓋不味
軒衡猶命擬如故時其舉引自精氣云响收史憲媿若
史曰曰駿驗燕三幾不銷歸之也八矣兵獸與亂合於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韓簡傳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沈炳震曰案本紀在
中和三年二月爲部下所殺新書同當從本紀

徵求無已二車

乾隆四年校刊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中唐三平二八然陪下四錄疎書同當於本錄

韓簡與相中唐三平二八然陪下四錄疎書同當於本錄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榮合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勣撰對而

平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其具王重榮子珂王處存弟處直諸葛爽中味云

驍之高駢畢師鐸秦彥時溥之重榮姪朱瑄弟瑾頌之藝

王重榮河中人父縱鹽州刺史咸通中有邊功重榮以

父蔭補軍校與兄重盈俱號驍雄名警軍中廣明初重

榮為河中馬步軍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

拒稱臣於賊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河中密邇京師賊

徵求無已軍府疲於供億賊使百輩填委傳舍重榮謂

乾隆四年校刊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一

都曰吾以外援未至詭謀附賊以紓難今軍府積實苦
被徵求復來收兵是賊危我也儻不改圖危亡必矣請
絕橋道嬰城自固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唯
公圖之願以節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
乃斬賊使求援鄰藩既而賊將朱溫舟師自同州至黃
鄴之兵自華陰至數萬攻之重榮戒勵士衆大敗之獲
其兵仗軍聲益振朝廷遂授節鉞檢校司空時中和元
年夏也俄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之師萬人與重
榮合賊將李祥守華州重榮合勢攻之擒祥以徇俄而
朱溫以同州降賊既失同華狂躁益熾黃巢自率精兵

數萬至梁田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北犄角
破賊出其不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退
而重榮之師亡耗殆半懼賊復來深憂之謂復光曰軍
雖小捷銳旅亡失萬一賊黨復來其將何軍以應吾之
成敗未可知也復光曰鴈門李僕射與僕家世事舊其
尊人與僕父兄同患難僕射奮不顧身死義知己儻得
李鴈門爲援吾事濟矣因遣使傳詔徵兵明年李克用
領兵至大敗巢賊收復京城其倡義啟導之功實重榮
居首京師平以功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琅邪郡王光啟
元年僖宗還京喪亂之後六軍初復國藏虛竭觀軍容

使田令孜奏以安邑解縣兩池榷課直屬省司以充贍給舊事河中節度兼權使每年額輸省課重榮累表論列既循往例兼恃大功令孜不許奏請移重榮爲定州節度制下不奉詔令孜率禁軍攻之屯于沙苑爲重榮擊敗之十二月令孜挾天子出幸寶雞太原聞之乃與重榮入援京師遣使迎駕還宮令孜尤懼却劫幸山南及朱玫立襄王稱制重榮不受命會太原之師於河西以圖興復明年王行瑜殺朱玫僖宗反正重榮之忠力居多重榮用法稍嚴季年尤甚部下常行儒者嘗有所譴罰深銜之光啟三年六月行儒以兵攻府第重榮夜

出於城外別墅詰旦爲行儒所害行儒乃推重盈爲帥重盈旣立誅行儒與其黨安集軍民乾寧初重盈卒軍府推行軍司馬王珂爲留後重盈子珙時爲陝帥瑤爲絳州刺史珂卽重榮兄重簡子出繼重榮繇是爭爲蒲帥瑤珙上章論列又與朱溫書云珂非吾兄弟家之蒼頭也小字蟲兒安得繼嗣珂上章云亡父有興復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薦於朝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爲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貞等三人率兵入覲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瑤瑤連兵攻

河中李克用怒出師討三鎮瑤珙兵退克用拔絳州斬瑤乃師於渭北天子以珂爲河中節度授以旄鉞仍充供軍糧料使旣誅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珙每戰頻敗珙性慘刻人有踰犯必斬首置於座前言笑自若部下咸苦之因其削弱皆懷離叛光化二年六月部將李璠殺珙自稱留後光化末朱溫初伏鎮定將圖關輔屬劉季述廢立之際京師俶擾崔胤潛乞師於汴以圖反正溫謂其將張存敬侯言曰王珂恃太原之勢侮慢藩鄰骨肉相殘自大其事爾爲我持一繩以縛之存敬等率兵數萬渡

河由含山出其不意天復元年正月兵攻晉絳珂將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旣無備卽開門降溫令別將何綢守晉州扼其援路二月存敬大軍逼河中珂遣告急於太原晉絳旣當兵衝援師不能進珂妻書告太原曰賊勢攻逼朝夕爲俘囚乞食大梁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賊阻前途衆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計無從出卽謀歸京師又使人告李茂貞曰聖上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匡王室朱公不顧國家約束卒遣賊臣急攻敝邑則朱公之心可見矣敝邑若亡則同華邠岐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

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銳固潼關以應敵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西偏求爲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西安危國祚延促繫公此舉也茂貞不荅珂勢賊將渡河歸京師人情離合時河橋毀圯凌澌鯁塞舟楫難濟珂族艤舟有日珂夜自慰諭守陣者默然無應牙將劉訓夜半至珂寢門珂叱之曰兵欲反耶訓解衣袒臂曰公苟懷疑訓請斷臂珂曰事勢如何計將安出訓曰若夜出整棹待濟人必爭舟苟中夫鳴張其禍莫測不如俟明旦以情諭三軍願從者必半然後登舟赴闕可以前濟不然則召諸將校且爲歛

狀以緩賊軍徐圖向背策之上也珂然之卽登城謂存敬曰吾於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卽日退舍三月朱溫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悲不自勝陳辭致祭蒲人聞之感悅珂欲面縛牽羊以見溫報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耶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黃泉其謂我何及珂出迎之於路握手歔歔聯轡而入居半月以存敬守河中珂舉家徙于汴後溫令珂入覲遣人殺之於華州傳舍自重榮初帥河中傳至珂三十年示僧叟宗善與匠乘執買長由吳富王處存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世隸神策軍爲京師富

族財產數百萬父宗自軍校累至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左街使遙領興元節度宗善與利乘時貿易由是富擬王者仕宦因貲而貴侯服玉食僮奴萬指處存起家右軍鎮使累至驍衛將軍左軍巡使乾符六年十月檢校刑部尚書義武軍節度使明年黃巢犯闕僖宗出幸處存號哭累日不俟詔命卽率本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往山南衛從車駕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僞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師營於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僞命唯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以招太原俄而鄭畋破賊前鋒

上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中和元年四月涇原行軍唐弘夫敗賊將林言尚讓軍乘勝進逼京師處存自渭北親選驍卒五千皆以白繻爲號夜入京城賊已遁去京師故人見處存遮道慟哭歡呼塞路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多帶白號雜軍翌日賊偵知自灞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爲王師歡呼迎之處存爲賊所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市丁壯七八萬併殺之血流成渠處存家在京師世受國恩以賊寇未平鑾輿出狩每言及時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諸軍義之前後遣使十輩迎李克用旣弈世姻好特相款昵洎

收京師王鐸第其功勤王舉義處存爲之最收城破賊
克用爲之最以功檢校司空後又遣大將張公慶率勁
兵三千合諸軍滅賊巢於泰山以功檢校司徒田令孜
討王重榮詔處存爲河中節度處存上章申理言重榮
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除改以搖藩鎮之心初幽
鎮兩藩兵甲彊盛易定於其間疲於侵寇及匡威得志
驕盈恒欲兼并之賴與太原姻好每爲之援處存亦睦
鄰以禮優撫軍民折節下士人多歸之以至抗衡列鎮
累加侍中檢校太尉乾寧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五贈太
子太師諡曰忠肅三軍以河朔舊事推其子副大使郃

爲留後朝廷從而命之授以旄鉞尋加檢校司空同平
章事累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將張存敬進寇幽州
旋入祁溝郃遣馬步都將王處直將兵拒之爲存敬所
敗退營沙河汴人進擊營於懷德驛處直之衆奔撓城
中大恐十月郃委城攜族奔於太原太原累表授檢校
太尉天復初卒於晉陽其弟鄴克用以女妻之歷嵐石
沔三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天祐中卒處直字允明處
存母弟也初爲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
直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爲帥及郃出奔乃
權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

敝邑於朝廷未嘗不忠於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
吾地何也朱溫遣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
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勳王室地又親鄰脩好往
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溫許之仍歸罪於孔目吏梁問
出絹十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脩盟而退溫因表授
旄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僞
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於莊宗後末餘年爲
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五直隸吳興之爲其弟也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役屬縣爲伍伯爲令所笞乃棄役
以里謳自給會龐勛之亂乃委身爲徐卒累軍功至小

校官軍討徐龐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陽羣歸
國累授汝州防禦使李琢爲招討使討沙陁於雲州表
爽爲副廣明元年賊陷京師詔爽率代北行營兵馬赴
難關中爽軍屯櫟陽潼關不守車駕出幸爽乃降賊巢
以爽爲河陽節度使巢賊敗復表歸國進位檢校司徒
時魏博韓簡軍勢方盛中和元年四月魏人攻河陽大
敗爽軍於修武爽棄城遁走簡令大將守河陽乃出師
討曹全晟於鄆州十月孟州人復誘爽爽自金商率兵
千人復入河陽乃犒勞魏人令趙文珩率之而去末半
月爽攻新鄉簡自鄆來逆戰軍於獲嘉西北時簡將引

魏人入趨關輔誅除巢孽自有圖王之志王軍屢諫不從偏將樂彥禎因衆心搖說激之牙軍奔歸魏州爽軍乘之簡鄉兵八萬大敗奔騰亂死清水爲之不流明年正月簡爲牙軍所殺爽軍由是大振及巢賊將敗爽復歸國爽雖起羣盜旣貴之後善於爲理所至法令澄清人無怨歎人士以此多之光啟三年爽卒帳中將劉經張言以爽子仲方爲孟帥俄而蔡賊孫儒率衆攻之城陷於賊仲方歸於汴儒遂據孟州率其營兵黑怯高駢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平王自有傳父承明神策虞候駢家世仕禁軍幼而朗拔好爲

文多與儒者遊喜言理道兩軍中貴翕然稱重乃縻之勇爵累歷神策都虞候會党項羌叛令率禁兵萬人戍長武城時諸將禦羌無功唯駢伺隙用兵出無不提懿宗深嘉之西蕃寇邊移鎮秦州尋授秦州刺史本州經畧使先是李琢爲安南都護貪於貨賄虐賦夷獠人多怨叛遂結蠻軍合勢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將帥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爲安南都護至則匡合五管之兵期年之內招懷溪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郡邑又以廣州饋運艱澁駢視其水路自交至廣多有巨石梗途乃購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無滯

安南儲備不乏至今賴之天子嘉其才遷檢校工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治鄆之政民吏歌之南詔蠻寇雋州渡瀘肆掠乃以駢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蜀土散惡成都比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斲之以博甃雉堞由是完堅傳檄雲南以兵壓境講信修好不敢入寇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乾符四年進位檢校司空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進封燕國公時草賊王仙芝陷荆襄宋威率諸道師討逐其衆離散過江表天子以駢前鎮鄆軍民畏服仙芝徒黨鄆人也

故授駢京口節鉞以招懷之尋授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令其將張璘梁纘分兵討賊前後累捷降其首領數十人賊南趨嶺表天子嘉之六年冬進位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兵馬都統鹽鐵轉運使如故駢至淮南繕完城壘招募軍旅土客之軍七萬乃傳檄徵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賴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旣而黃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浙西州郡衆號百萬巢據廣州求天平節鉞朝廷議欲以南海節鉞授之宰相盧攜與駢素善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効今方集諸道

之師於淮甸不宜捨賊以弱士心鄭畋議且宜假賊方
鎮以紓難二人爭論於朝以言詞不遜由是兩罷之駢
方持兵柄聞朝議異同心頗不平之廣明元年夏黃巢
之黨自嶺表北趨江淮由採石渡江張璘勒兵天長欲
擊之駢怨朝議有不附已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聳
振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曰妖賊百萬所經鎮戍若
路無人之境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
淮爲首彼衆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俾北渡長淮何
以扼束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卽令出軍
有愛將居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

鐸等立功卽奪已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勲業高矣妖賊
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
公安稅駕耶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
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其年冬賊陷河洛中使促
駢討賊冠蓋相望駢終逗撓不行旣而兩京覆沒盧攜
死駢大閱軍師欲兼并兩浙爲孫策三分之計天子在
蜀亟命出師中和二年五月雉雥於揚州解舍占者云
野鳥入室軍府將空駢心惡之其月盡出兵於東塘結
壘而處每日教閱如赴難之勢仍與浙西周寶書請同
入援京師寶大喜卽點閱將赴之遣人偵之知其非實

駢在東塘凡百日復還廣陵蓋禳雉之異也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宰臣王鐸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崔安潛副之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增駢階爵使務並停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其末章曰臣伏奉詔命令臣自省更勿依違者臣仰天訴地血淚交流如劍戟攢心若湯火在已只如黃巢大寇圍逼天長小城四旬有餘竟至敗走臣散徵諸道兵甲盡出家財賞給而諸道多不發兵財物卽爲已有縱然遣使徵得勅旨不許過淮其時黃巢殘兇纔及三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只如潼

關已東止有一徑其爲險固甚於井陘豈有狂寇奔衝畧無阻礙卽百重之地固是虛言神策六軍此時安在陛下蒼黃西出內官奔命東來黎庶盡被殺傷衣冠悉遭屠戮今則園陵開毀宗廟荆榛遠近痛傷遐邇嗟怨雖然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臣之痛也實在於斯此事見之多年不獨知於今日况自萑蒲盜起朝廷徵用至多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爲謀安能辦事陛下今用王鐸盡主兵權誠知狂寇必殲梟巢卽覆臣讀禮至宣尼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潰

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於射也嚴誠如斯圖功也豈宜容易陛下安忍委敗軍之將陷一儒臣崔安潛到處貪殘只如西川可爲驗矣委之副貳詎可平戎况天下兵驕在處僭越豈一儒士能戢彊兵萬一乖張將何救助願陛下下念黎庶上爲宗祧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卽軼道之災豈獨往日乞陛下稍留神慮以安宗社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委之重難置之左右剋復宮闕莫尚於斯若此時謗誹忠臣

沉埋烈士匡復宗社未見有期臣受國恩深不覺語切無任憂懼之至詔報駢曰省表具悉卿一門忠孝三代勲庸銘於景鍾煥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訓襲弓冶之基起自禁軍從微至著始則囊錐露穎稍有知音尋則天驥呈才急於試効自秦州經畧使授交趾節旄聯翩寵榮汗漫富貴未嘗斷絕僅二十年卿報國之功亦可悉數最顯赫者安南拒蠻至今海隅尚守次則汶陽之日政聲洽平泊臨成都脅歸驃信三載之內亦無侵凌創築羅城大新錦里其爲雄壯實少比儔渚宮不暇於施爲便當移鎮建鄴纔聞於安靜旋卽渡江自到廣陵併

鍾多壘卽亦招降草寇救援臨淮大約昭灼功勳不大於此數者朝廷累加渥澤靡愜徽章位極三公兵環大鎮銅鹽重務縮握約及七年都統雄藩幅圓幾於萬里朕瞻如太華倚若長城凡有奏論無不依允其爲託賴豈愧神明自黃巢肆毒咸京卿並不離隋苑豈金陵苑水能遮鵝鸛之雄風伯雨師終阻帆檣之利自聞歸止寧免鬱陶卿旣安住蕪城鄭畋以春初入覲遂命上相親領師徒因落卿都統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實貴表優恩何迺疑忿太深指陳過當移時省讀深用震嗟聊舉諸條粗申報復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臣固

非微臣有負陛下者朕拔卿汶上超領劍南荆潤維揚聯居四鎮縮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乃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何名爲用乎卿又云若欲俯念舊勳佇觀後効何不以王鐸權位與臣主持必能糾率諸侯誅鋤羣盜者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滅元兇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掃欃槍卿初委張璘請放却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還璘果敗亡巢益顛

越卿前年初夏逞發神機與京中朝貴書題云得靈仙
教導芒種之後賊必蕩平等聞圍逼天長必謂死在卿
手豈知魚跳鼎釜狐脫網羅遽過長淮竟爲大憝都統
旣不能禦遏諸將更何以枝梧果致連犯關河繼傾都
邑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
及朕蒙塵入蜀宗廟污於賊庭天下人心無不雪涕旣
知曆數猶在謳謠未移則懷忠拘怒之臣貯救難除姦
之志便須果決安可因循况恩厚者其報深位重者其
心急此際天下義舉皆望淮海率先豈知近輔儒臣先
爲首唱而窮邊勇將誓志平戎關東寂寥不見干羽泊

乎初秋覽表方云仲夏發兵便詔軍前并移汶上喜聞
兵勢渴見旌幢等稱宣濶阻艱難從天討謝玄破符堅
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卿又
云若不斥逐邪佞親近忠良臣旣不能保家陛下豈能
安國忽當今日棄若寒灰者未委誰是忠良誰爲邪佞
終日寵榮富貴何嘗不保其家無人扞禦寇戎所以不
安其國豈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鹽自謂寒灰真同浪語
卿又云不痛園陵之開毀不念宗廟之焚燒臣實痛之
實在茲也且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鯨鯢漏於網外
抑有其由卿手握彊兵身居大鎮不能遮圍擒戮致令

脫漏猖狂雖則上繫天時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
不離一室之中屏棄笙歌杜絕遊獵蔬食適口布服被
身焚香以望園陵雪涕以思宗廟省躬罪已不敢違安
姦臣未悟之言誰人肯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
又云自來所用將帥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
可坐擒用此爲謀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猶有忠信
天下至大豈無英雄况守固城池悉嚴兵甲縱非盡美
安得平欺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只
如拓拔思恭諸葛爽輩安能坐擒耶勿務大言不堪乖
訓卿又云王鐸是敗軍之將兼徵引矍相射義者昔曹

沫三敗終復魯讐孟明再奔竟雪秦恥近代汾陽尚父
咸寧太師亦曾不利鼓鼙等則功成鍾鼎安知玉鐸不
立大勲卿又云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
恥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卽軼道之災豈獨往日者
我國家景祚方遠天命未窮海內人心尚樂唐德朕不
荒酒色不虧刑名不結怨於生靈不貪財於寓縣自知
運曆必保延洪况巡省已來禎祥薦降西蜀半年之內
聲名又以備全塞北日南悉來朝貢黠戛善闡並至梯
航但慮天寶建中未如今日清宮復國必有近期卿云
劉氏復興不知誰爲其首遽言刮席之恥比朕於劉盆

子耶仍憂軼道之災方朕於秦子嬰也雖稱直行何太
罔誣三復斯言尤深駭異卿又云賢才在野憮人滿朝
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
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者且唐虞之世未必盡是忠
良今巖野之間安得不遺賢彥朕每令銓擇亦遣訪求
其於選將料兵安人救物但屬收復之業講求理化之
基自有長才同匡大計賣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有之
勿聽狂辭以資游說且朕遠違宮闕寄寓巴邛所失恩
者甚多尚不與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况天步未傾
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存但守君臣之軌儀正上

下之名分宜遵教約未可隳凌朕雖冲人安得輕侮但
以知卿歲久許卿分深貴存終始之恩勿貯猜嫌之慮
所宜深省無更過言駢始以兵權欲臨藩鎮吞併江南
一朝失之威望頓減陰謀自阻故累表堅論欲其復故
明年四月王鐸與諸道之師敗賊關中收復京城駢聞
之悔恨萬狀而部下多叛計無所出乃託求神仙屏絕
戎政軍中可否取決於呂用之光啟初僖宗再幸山南
李煜僭號僞授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
運等使駢方怨望而甘於僞署稱藩納賄不絕於途宴
安自得日以神仙爲事呂用之又薦暨工諸葛殷張守

一有長年之術駢並署爲牙將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
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
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用之殷守一三人
授道家法錄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府第有隋煬
帝所造門屋數間俗號中書門最爲宏壯光啟元年無
故自壞明年淮南饑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
入府第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經像幢節皆齧去其首撲
之不能止旬日之內蝗自食噉而盡其年九月雨魚是
月十日夜大星隕于延和閣前其聲如雷火光燦地自
二年十一月雨雪陰晦至三年二月不解比歲不稔食

物踊貴道殣相望饑骸蔽地是月浙西周寶爲三軍所
逐駢喜以爲妖異當之三月蔡賊過淮口駢令畢師鐸
出軍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等率行營
兵反攻揚州四月城陷師鐸囚駢於道院召宣州觀察
使秦彥爲廣陵帥旣而蔡賊楊行密自壽州率兵三萬
乘虛攻城城中米斛五十千餓死大半駢家屬並在道
院秦彥供給甚薄薪蒸亦闕奴僕徹延和閣欄檻煮革
帶食之互相篡啖駢召從事盧況謂之曰子三朝爲國
粗立功名比擺脫塵埃自求清淨非與人世爭利一旦
至此神道其何望耶掩涕不能已初師鐸之入城也愛

將申及謂駢曰逆黨人數不多卽日弛於防禁願奉令
公潛出廣陵依投支郡以圖雪恥賊不足平也若持疑
不決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駢怯懼不能行其謀九月
師鐸出城戰敗慮駢爲賊內應又有尼奉仙自言通神
謂師鐸曰揚府災當有大人死應之自此善也秦彥曰
大人非高令公耶卽令師鐸以兵攻道院侍者白駢曰
有賊攻門曰此秦彥來整衣候之俄而亂卒升階曳駢
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淮南塗炭公之罪
也駢未暇言首已墮地矣駢旣死左右奴客踰垣而遁
入行密軍行密聞之舉軍縞素繞城大哭者竟日仍焚

紙奠酒信宿不已駢與兒姪死於道院都一坎瘞之裹
之以氈行密入城以駢孫俞爲判官令主喪事葬送未
行而俞卒後故吏曠師虔收葬之初師鐸入城呂用之
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
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
於胸蓋以魅道馱勝蠱惑其心以至族滅
畢師鐸者曹州寃胸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爲
盜相與陷曹鄆荆襄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爲鶴子仙芝
死來降高駢初敗黃巢於浙西皆師鐸梁纘之効也頗
寵待之駢末年惑於呂用之舊將俞公楚姚歸禮皆爲

用之讒構見殺師鐸意不自安有愛妾復爲用之所奪
光啟三年三月蔡賊楊行密逼淮口駢令師鐸率三百
騎戍高郵戍將張神劍亦怒用之兩人謀自安之計用
之伺知亟請召還師鐸母在廣陵遣信令師鐸遁去或
謂師鐸曰請殺神劍併高郵之兵趨府令公必殺用之
爲解又曰不如投徐州則身存而家保師鐸曰非計也
呂用之誑惑主帥塗炭生民七八年來鬼怨人怒今日
之事安知天不假予誅妖亂而康淮甸耶又曰鄭漢璋
是我歸順時副使常切齒於用之今率精兵在淮口聞
吾此舉卽樂從也乃趨淮口與漢璋合得兵千人又相

與至高郵問計於張神劍神劍曰公見事晚耶用之一
妖物耳前受襄王僞命作鎮廣州遲留不行志圖淮海
節鎮令公已奪其魄彼一旦成事焉能北面事妖物耶
卽割臂血爲盟推師鐸爲盟主稱大丞相移檄郡縣以
誅用之守一殷爲名乃署其卒長唐宏王朗駱玄真倪
詳遂本趙簡等分董其卒三千人四月趨廣陵營於大
明寺揚州大駭呂用之分兵城守高駢登延和閣聞鼓
譟聲怪之用之曰師鐸兵士迴戈止遏不得適已隨宜
處置公幸勿憂苟不聽徒勞玄女一符耳師鐸陳兵數
日用之屢出戰師鐸憂其不尅求救于宣州秦彥曰苟

得廣陵則迎公爲帥彥令牙將秦稠率兵三千助之師
鐸門客畢慕顏自城中出曰人心已離破之必矣秦稠
軍至兵威漸振駢聞甚憂謂用之曰吾以心腹仗爾不
能駕馭此輩悞我何多百姓遭罹飢饉不可虐用吾自
枉手札喻師鐸可令大將二人自行用之卽以其黨許
戡送駢書師鐸怒曰梁纘韓問何在令爾來耶卽斬之
用之選勁兵自衛一日至道院駢叱去之乃令猶子傑
握牙兵令師鐸母作書遣大將古鏐與師鐸子出城喻
之師鐸令子還白曰不敢負令公恩德正爲淮南除弊
但斬用之守一卽日退還高郵秦稠攻西南隅城中應

之卽日城陷呂用之由叅佐門遁走駢聞師鐸至改服
俟之與師鐸交拜如賓主之儀卽日署爲節度副使漢
璋神劍皆署職事秦稠點閱府庫監守之仍密召彥於
宣州或謂師鐸曰公昨舉兵誅二妖物故人情樂從今
軍府已安以事理論之公宜還政高公自典兵馬戎權
在手取捨自由藩鄰聞之不失大義議者皆言秦稠破
城之日已召秦彥彥若爲帥兵權非足下有也公感其
援但以金玉報之阻其渡江最爲上策若秦彥作帥則
楊行密朝聞夕至如高令復帥外寇必自卷懷師鐸猶
豫未決而秦彥軍至五月彥爲節度使署師鐸爲行軍

司馬移居牙外心頗不悅是月楊行密引軍攻揚州彥
兵拒戰繼敗八月師鐸與鄭漢璋出軍萬人擊行密皆
大敗而還自是不復出九月師鐸殺高駢十月秦彥師
鐸突圍而遁十一月秦彥師鐸引蔡賊孫儒之兵三萬
圍揚州行密求救于汴朱全忠遣大將李璠率師淮口
以爲聲援孫儒以廣陵未下而汴卒來又慮秦彥師鐸
異志四年正月孫儒斬秦彥師鐸于高郵之南鄭漢璋
亦死焉

秦彥者徐州人本名立爲卒隸徐州乾符中坐盜繫獄
將死夢人謂之曰爾可隨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
名彥乃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資裝入黃巢軍巢兵
敗於淮南乃與許勅俱降高駢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
二年宣歙觀察使竇滂病彥以兵襲取之遂代滂爲觀
察使朝廷因而命之光啟三年揚州牙將畢師鐸囚其
帥高駢懼外寇來侵乃迎彥爲帥彥召池州刺史趙鏗
知宣州事自率衆入揚州師鐸推彥爲帥五月壽州刺
史楊行密率兵攻彥遣其將張神劍令統兵屯灣頭山
光寺行密屯大雲寺北跨長崗前臨大道自揚子江北
至槐家橋柵壘相聯秦彥登城望之懼形於色令秦稠
師鐸率勁卒八千出鬪爲行密所掩盡沒稠死之彥急

求援於蘇州刺史張雄雄率兵赴之屯于東塘重圍半年城中芻糧並盡草根木實市肆藥物皮囊革帶食之亦盡外軍掠人而賣人五十千死者十六七縱存者鬼形烏面氣息奄然張雄多軍糧相約交市城中以寶貝市米金一斤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雄軍得貨不戰而去九月畢師鐸出戰又敗自是日與秦彥相對嗟惋問神尼奉仙何以獲濟尼曰走爲上計也十月彥與師鐸突圍投孫儒並爲所殺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師鐸秦彥之後孫儒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巢軍巢兵

時溥彭城人徐之牙將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河陰軍亂剽河陰縣迴溥招合撫諭其衆復集懼罪屯于境上詳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旣入軍人大呼推溥爲留後送詳於大彭館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爲璠所殺舉家屠害溥以璠爲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溥誅璠又令別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天子還宮授之節鉞及黃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每戰屢捷黃巢之敗也其將尚讓

以數千人降溥後林言又斬黃巢首歸徐州時溥功居第一詔授檢校太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溥徐州行營兵馬都統蔡賊平朱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淮南亂朝廷以全忠遙領淮南節度以平孫儒行密之亂汴人應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師攻徐自光啟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災人喪十六七溥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鎮則可然之朝廷以尚書劉崇望代溥以溥爲太子太師溥懼出城見害不受代汴將龐師古陳兵于野溥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城中守陴

者飢甚加之病疫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四月也地入于汴兩朱瑄宋州人父慶盜鹽抵法瑄逃於青州爲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敬武遣牙將曹全晟率兵三千赴難關西以瑄爲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晟還路由鄆州時鄆帥薛崇爲草賊王仙芝所殺鄆將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爲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啟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晟出兵逾戰爲魏軍所敗全晟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

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
時瑄有衆三萬其弟瑾勇冠三軍有爭天下之心秦宗
權之盛也屢侵鄆汴朱全忠爲賊所攻甚窘求救於瑄
瑄令朱瑾出師援之擊敗秦宗權全忠乃與瑄情極隆
厚全忠狡譎翻覆虎視藩鄰會宗權誅乃急攻徐州時
溥求援于瑄瑄與全忠書請釋溥脩好偽許之瑄以恩
及全忠遣使讓之又令朱瑾出軍援溥及徐泗平全忠
乃移兵攻鄆三四年間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
織民爲俘者十五六瑄禦備殫竭景福末與弟瑾合兩
鎮之兵與汴人大戰于魚山下瑄瑾俱敗兵士陷沒汴

將朱友裕以長塹圍之乾寧四年正月城中食竭瑄與
妻榮氏出奔至中都爲野人所害傳首汴州榮氏至汴
州爲尼朱瑾瑄之母弟驍果善戰初乾符末朝廷以將
軍齊克讓爲兗州節度瑾將襲取之乃求婚於克讓及
親迎瑾選勇士衛從禮會之夜竊發逐克讓遂據城稱
留後朝廷不獲已以節鉞授之及朱瑄平汴人移兵攻
兗經年食盡瑾出城求食比還爲別將所拒不得入乃
渡淮依楊行密行密寵待之用爲壽州刺史大敗汴軍
于清口自此全忠不敢以兵渡淮瑾楊溥時謀亂爲徐
知訓所殺

史臣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誠哉是言也土運中
微賊巢僭越藩伯勤王赴難者率有聲而無實唯重榮
斬賊使於近關處存舉義師於安喜橫身泣赴不顧禍
患遂得義徒雲合逆黨勢窮宜乎服冕乘軒傳家胙土
而重榮傷於峻法嚴而少恩禍發輿臺誠悲枉橫高駢
起家禁旅頗立功名玩寇崇妖致茲狼籍後來勲德可
誠前車瑄溥不以善取固宜凶終瑾持此狼心安逃虎
口王綱之紊羣盜及茲復何言哉

贊曰王者撫運居安慮危不以德處卽爲盜闖乾坤盪
覆生聚流離讀駢章疏可爲涕洟

書居書卷一百八十二

韋溫

寶觀

自古后族能以

乾隆四年校刊

書居書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

三五

史臣曰疾風...
 微賊...
 斬賊使於...
 患遂得...
 而...
 起家禁旅...
 誠...
 口上...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外戚曰...
 獨孤懷恩

獨孤懷恩不...
 寶德明

天...
 弟維...
 長孫敞

妻太平公主...
 從父弟...
 武承嗣

類本...
 韋溫...
 王仁皎...
 吳淑

莫...
 寶...
 柳晟...
 王子顏

自古后族能以德禮進退全宗保名者鮮矣蓋特宮掖

之寵接宴私之歡高爵厚祿驕其內聲色服翫惑於外
莫知師友之訓不達危亡之道故以中才處之罕不覆
敗亦由重植之木自然顛披也明哲之君知驕侈之易
滿榮寵之難保授任各當其才祿位不過其量告之以
天命不易誠之以大義滅親使居無過之地永享不貲
之福與國終始不失其所以親也易曰震來虩虩恐致
福也又曰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與其愛而失節曷若懼
而致福魏氏懲漢人之敗著矯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
不得臨朝外氏無功時主不得封爵雖曰刻薄而卞甄
之族竟無大過皇唐受命長孫竇氏以勲賢任職而武

氏韋氏以盈滿致覆夫廢興者豈天命哉蓋人事也竇
威長孫無忌各自有傳其餘載其得失爲外戚傳以存
鑒誠焉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隋涿郡太守懷恩
幼時以獻皇后之侄養於宮中後仕爲鄆縣令高祖平
京城授長安令在職嚴明甚得時譽及高祖受禪擢拜
工部尚書時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而義
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懷恩代總其衆懷恩督
兵城下爲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切讓之因是怨望高
祖嘗戲之曰弟姑子悉爲天子次當舅子乎懷恩遂自

以爲符命每扼腕曰我家豈女獨富貴耶由是陰圖異計時虞鄉南山多羣盜劉武周將宋金剛寇陷澮州高祖悉發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栢壁懷恩遂與解縣令榮靜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寶謀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連和與山賊劫永豐倉而斷栢壁糧道割河東地以啗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據縣起兵應武周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攻崇茂宋金剛潛兵來襲諸將盡沒君寶與開府劉讓亦同陷于賊中遂洩懷恩之謀旣而懷恩逃歸高祖復令率師攻蒲州唐儉在賊中說賊將尉遲敬德請

使讓還連和罷兵遂使發其事會堯君素爲其下所殺小帥王行本以蒲州降懷恩勒兵入據其城高祖將濟河已御舟矣會讓至迺使召懷恩懷恩不知事已洩輕舟來赴及中流而執之收其黨按驗遂誅之時年三十六籍沒其家常愛二弟陳史義卒余齡支高宗初爲武賈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照尚後魏文帝女義陽公主封鉅鹿公父彥襲父封仕隋爲西平郡守德明少師事陳留王孝逸頗涉文史會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募得五千人倍道而進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齊王府屬坐事免及義

師圍長安永安王孝基襄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竇誕趙慈景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怨文昇乃止及謁見高祖竟不自言時人稱其長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顯武男貞觀初歷常愛二州刺史尋卒弟德立高宗時爲左相德立子懷貞懷貞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輿馬爲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儉素聖曆中爲清河令治有能名俄歷越州都督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

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諂順委曲取容改名從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微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封莒國夫人嫁爲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婿爲阿翁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翁時人或以國翁呼之初無慚色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每視事聽訟見無鬚者誤以接之監察御史魏傳弓嘗以內常侍輔信義尤縱暴將奏劾之懷貞曰輔常侍深爲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高言成禍福何得輒有彈糾傳弓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

恨懷貞無以荅但固止之韋庶人敗左遷濠州司馬等擢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附會太平公主累拜侍中兼御史大夫代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賜爵魏國公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爲不可唯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濠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衮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厠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也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爲之語曰竇僕射前爲韋氏國奢後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先天二年太平公主逆謀事洩懷貞懼

罪投水而死追戮其屍改姓毒氏德明族弟孝謹孝謹刑部尚書誕之子昭成順聖皇后父也則天時歷太常少卿潤州刺史長壽二年后母龐氏被酷吏所陷誣與后呪詛不道孝謹左遷羅州司馬而卒子希城希球希瓘並流嶺南神龍初隨例雪免景雲年追贈孝謹太尉邠國公希城襲爵玄宗卽位加贈孝謹太保希城等以舅氏甚見優寵希城累遷太子少傅邠國公等卒希球官至太子賓客封冀國公開元二十七年卒及卒諡曰靖希瓘初賜爵畢國公後改名瓊初爲左散騎常侍及希球卒因授開府儀同三司玄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

家瓊兄弟三人皆國公食實封瓊子鏐又尚玄宗女永昌長公主恩寵賜賚實爲厚矣而兄弟皆貪鄙過自封植瓊又甚之天寶七年有竇勉潛交巫祝勉犯法瓊坐信其詭說被停官放歸田園尋以尊老又授開府儀同三司依舊朝會十三載十二月卒玄宗哭於行在贈司徒財貨鉅萬瓊從父弟維濬好學以撰著爲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濬獨清儉自守中書令張說黃門侍郎盧藏用給事中裴子餘皆與之親善官至水部郎中卒撰吉凶禮要二十卷行於代出天部類長孫敞文德順聖皇后之叔父也仕隋爲左衛郎將煬

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義旗入關率子弟迎謁於新豐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出爲杞州刺史貞觀初坐贓免太宗以后親常令內給絹以供私費尋拜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諡曰良陪葬昭陵敞從父弟操周大司徒薛國公覽之子也武德中爲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出爲陝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于今利之貞觀中歷洛州刺史益揚二州都督府長史並有善政二十三年以子詮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爵樂壽男尋卒贈吏部尚書

并州都督諡曰安詮官至尚衣奉御詮即侍中韓瑗妻弟也及瑗得罪事連於詮減死配流雋州詮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詮之甥有趙持滿者工書善射力搏猛獸捷及奔馬而親仁愛衆多所交結京師無貴賤皆愛慕之初爲涼州長史嘗逐野馬自後射之無不洞于胸腋邊人深伏之許敬宗懼其作難誣與詮及無忌同反及拷訊終無異詞且曰身可殺辭不可奪更竟代爲款以殺之

武承嗣荊州都督士夔之孫則天順聖皇后兄子也初士夔娶相里氏生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

王府功曹賀蘭越石次則天次適郭氏士夔卒後兄子惟良懷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失禮及則天立爲皇后追贈士夔爲司徒周忠孝王封楊氏代國夫人賀蘭越石早卒封其妻爲韓國夫人尋又加贈士夔爲太尉楊氏改封爲榮國夫人時元慶仕爲宗正少卿元爽爲少府少監惟良爲衛尉少卿榮國夫人恨其疇日薄已諷皇后抗疏請出元慶等爲外職佯爲退讓其實惡之也於是元慶爲龍州刺史元爽爲濠州刺史惟良爲始州刺史元慶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乾封年惟良與弟淄州刺史懷運以岳牧例集於泰山之下

時韓國夫人女賀蘭氏在宮中頗承恩寵則天意欲除之諷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獻食則天密令人以毒藥貯賀蘭氏食中賀蘭氏食之暴卒歸罪於惟良懷運乃誅之仍諷百寮抗表請改其姓爲蝮氏絕其屬籍元爽等緣坐配流嶺外而死乃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爲士護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極蘭臺太史襲爵周國公仍令鳩集學士李嗣真吳兢之徒於蘭臺刊正經史并著撰傳記敏之旣年少色美烝於榮國夫人恃寵多愆犯則天頗不悅之咸亨二年榮國夫人卒則天出內大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又司衛少卿

楊思儉女有殊色高宗及則天自選以爲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榮國服內私釋衰經著吉服奏妓樂時太平公主尚幼往來榮國之家宮人侍行又嘗爲敏之所逼俄而姦汙事發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馬韁自縊而死承嗣元爽子也敏之死後自嶺南召還拜尚衣奉御襲祖爵周國公俄遷秘書監則天臨朝追尊士護爲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屬五代祖已下皆爲王嗣聖元年以承嗣爲禮部尚書尋除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垂拱中轉春官尚書依舊知政事載初元年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內

史事天授元年於東都創置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皇帝王子武爲睿祖康皇帝云武氏之先也后五代祖贈太原靖王居常爲嚴祖成皇帝高祖贈趙肅恭王克己爲肅祖章敬皇帝曾祖贈魏康王儉爲烈祖昭安皇帝祖贈周安成王華爲顯祖文穆皇帝考忠孝太皇爲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元慶爲梁憲王元爽爲魏德王又追封伯父及兄弟俱爲王諸姑姊爲長公主於是封承嗣爲魏王元慶子夏官尚書三思爲梁王后從父兄子納言攸寧爲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攸歸爲九江王司禮卿重規爲高平王左衛親

府中郎將載德爲潁川王右衛將軍攸暨爲千乘王司農卿懿宗爲河內王左千牛中郎將嗣宗爲臨川王右衛勳二府中郎將攸宜爲建安王尚乘直長攸望爲會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緒爲安平王攸止爲恒安王又封承嗣男延基爲南陽王延秀爲淮陽王三思男崇訓爲高陽王崇烈爲新安王后兄子贈陳王承業男延暉爲嗣陳王延祚爲咸安王承嗣嘗諷則天革命盡誅皇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已者承嗣從父弟三思又盛贊其計天下于今寃之俄又賜承嗣實封千戶仍監修國史承嗣自爲次當爲皇儲令鳳閣舍人張嘉福諷諭百

姓抗表陳請則天竟不許如意元年授特進尋拜太子
太保罷知政事承嗣以不得立爲皇太子怏怏而卒贈
太尉并州牧諡曰宣子延基襲爵則天避其父名封爲
繼魏王尋與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語及張易
之兄弟出入宮中恐有不利後忿爭不協洩之則天聞
而大怒咸令自殺復以承嗣次子延義爲繼魏王中宗
卽位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
乃率羣官上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
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
業皆不並興莫有二主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商

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
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合乎四時春往則夏
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也帝王不可違違之則
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
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
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
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
百辟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后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
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獻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
英藩賢戚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寃酷人神感

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
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于時唐室藩屏
豈得並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
萬機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
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
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
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
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
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自
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旣加茅

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
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
惠豈可違五行之曆數乎乖四時之寒暑乎又海內衆
情朝廷竊議爲武氏諸王身計亦適將有損何則處之
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
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
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
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
外戚曲流恩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庶之議
何伏願陛下爲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

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基允人靈之願則
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
下有序臣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爲唐臣實爲唐計伏
乞聖慈俯垂矜納中書舍人岑羲之詞也上荅曰朕嘗
因暇景博覽前修帝籍皇圖畧稽其迹至若二靈肇判
三才聿興驪連粟陸之辰尊盧大庭之日時猶朴畧未
著圖書洎乎出震應期畫八卦而成象炎皇御曆播百
穀以興農車服創於軒轅之朝曆象建於唐堯之代封
建之事闕爾無聞自周漢已來方崇藩屏至於三微更
王五運迭興以古揆今事迹有爽比者別宗撫曆異姓

與邦伏以則天大聖皇帝內輔外臨將五十載在朕躬
則爲慈母於士庶卽是明君往者垂拱之中嗣皇臨政
當此之際魯衛並存及乎全節興妖琅邪構逆災連七
國釁結三監旣行大義之懷遂有泣誅之事周唐革命
蓋爲從權子姪封王國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際武
家封建唐家藩屏豈得並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預逆
謀還依姓李無改舊惠豈非善惡區分申明逆順矣今
以聖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丕緒昨者二月
之首攸暨等屢請削封朕獨斷襟懷不依來請昔漢祖
以布衣取天下猶封異姓爲王况朕以累聖開基豈可

削封外族羣公等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抗表紫庭用
申丹懇者然以賞罰之典經國大綱攸暨三思皆悉預
告凶豎雖不親旨白刃而亦早獻丹誠今若却除舊封
便慮有功難勸於是降封梁王三思爲德靜郡王量減
實封二百戶定王駙馬都尉攸暨爲樂壽郡王河內郡
王懿宗爲耿國公建昌郡王攸寧爲汪國公會稽郡王
攸望爲鄴國公臨川郡王嗣宗爲管國公建安郡王攸
宜爲息國公高平郡王重規爲鄆國公繼魏王延義爲
魏國公安平郡王攸緒爲巢國公高陽郡王駙馬都尉
崇訓爲鄴國公淮陽郡王延秀爲梅國公咸安郡王延

祚爲咸安郡公中宗時嗣宗至曹州刺史攸宜工部尚
書重規岐州刺史相次病卒攸望至太常卿左遷春州
司馬而死延秀伏誅後武氏宗屬緣坐誅死及配流殆
將盡矣先天二年制削土讓帝號依舊追贈太原王妻
楊氏亦削后號依舊爲太原王妃延秀承嗣第二子也
則天時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請和親制延秀與閻知微
俱往突厥將親迎默啜女爲妻旣而默啜執知微入寇
趙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還神龍初默啜更請通和先
令延秀送款始得歸封桓國公又授左衛中郎將時武
崇訓爲安樂公主婿卽延秀從父兄數引至主第延秀

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訓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主韋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遷於房州欲達州境生於路次性惠敏容質秀絕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橫縱權傾天下自王侯宰相已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宮掖巧妙過之令楊務廉於城西造定昆池於其莊延袤數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宮中中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燈燭供擬徹明如晝延秀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改封相國公實封五百戶廢休祥

宅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壯麗帑藏爲之空竭崇訓子數歲因加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同正員左衛將軍封鎬國公賜實封五百戶以嗣其父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就第赦遣宰臣李嶠文士宋之問沈佺期張說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延秀旣恃恩放縱無所忌憚又公主府倉曹符鳳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說曰今天下蒼生猶以武氏爲念大周必可再興按讖書云黑衣神孫披天裳駙馬卽神皇之孫也每勸令著皂襖子以應之及韋庶人敗延秀與公主在內宅格戰良久皆斬之後追貶爲悖逾庶人三思元慶子也少以后

族累轉右衛將軍則天臨朝擢拜夏官尚書及革命封
梁王賜實封一千戶尋拜天官尚書證聖元年轉春官
尚書監修國史聖曆元年檢校內史二年進拜特進太
子賓客仍並依舊監修國史三思畧涉文史性傾巧便
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則天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
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皆承恩顧三思與承嗣每折節事
之懷義欲乘馬承嗣三思必爲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盛
稱昌宗才貌是王子晉後身仍令朝士遞相屬和三思
又以則天厭居深宮又欲與張易之昌宗等扈從馳騁
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宮于嵩高山與泰宮于萬壽

山請則天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重百姓怨之神龍初
進拜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封五百戶固辭不受
未幾隨例降封爲德靜郡王量減實封二百戶尋拜左
散騎常侍則天遺制令復其所減實封初敬暉等立功
後掌知國政三思慮其更爲已患而令其子崇訓因安
樂公主構誣敬暉等並流于嶺表而死自是三思威權
日盛軍國政事多所叅綜敬暉等所斥黜者皆能引復
舊職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法時人皆言其陰懷篡逆以
比曹孟德司馬仲達雍州人韋月將高軫等並上疏言
三思父子必爲逆亂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

月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黃門侍郎宋璟執奏云月
 將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宋璟為外職三思既猜
 嫉正士嘗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
 人耳又與其所親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
 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遞相引致干黷時政侍
 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
 御史姚紹之等五人常為其耳目時人呼為三思五狗
 中宗尊又制武氏崇恩廟一依天授時舊禮享祭其吳
 陵順陵並置官員皆三思意也三思既與韋庶人及上
 官昭容私通嘗忌節愍太子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

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左右羽
 林兵殺三思及其子崇訓于其第并殺其親黨十餘人
 俄而事變太子既死中宗為三思舉哀廢朝五日贈太
 尉追封梁王諡曰宣安樂公主又以節愍太子首致祭
 于三思及崇訓靈柩前睿宗踐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逆
 節制令斲棺暴屍平其墳墓崇訓三思第二子也則天
 時封為高陽郡王長安中尚安樂郡主時三思用事於
 朝欲寵其禮中宗為太子在東宮三思宅在天津橋南
 自重光門內行親迎禮歸於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嶠
 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徐彥伯張說閻朝隱崔融

崔湜鄭愔等賦花燭行以美之其時張易之昌宗宗楚
客兄弟貴盛時假詞於人皆有新句崇訓授左衛中郎
將神龍元年拜駙馬都尉遷太常卿兼左衛將軍降封
鄴國公仍賜實封五百戶尋徙封鎬國公二年兼太子
賓客攝左衛將軍及爲節愍太子所殺優制贈開府儀
同三司追贈魯王諡曰忠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也
父元忠高宗時仕至倉部郎中天授年封士逸爲蜀王
懿宗封爲河內郡王歷遷洛州長史左金吾衛大將軍
萬歲通天年中契丹賊帥孫萬榮寇河北命懿宗爲大
總管討之軍次趙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棄

軍而遁人或謂曰賊衆極多然其軍無輜重以抄掠爲
資若按兵以守勢必離散因而擊之可有大功也懿宗
不聽遂退據相州時人嗤其怯懦由是賊衆進屠趙州
而去尋又令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脇從賊
衆後得歸來者懿宗以爲同反總殺之仍生剗取其膽
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孫萬榮別帥何阿小攻
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時人號懿宗與阿小爲兩
何爲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來
嘗受中旨推鞠制獄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時人以
爲周興來俊臣之亞焉神龍初隨例降爵封耿國公累

轉懷州刺史尋卒攸暨則天伯父士讓孫也天授中封
士讓爲楚王攸暨封千乘郡王賜爵實封三百戶兄攸
寧爲建昌郡王實封四百戶攸寧歷遷鳳閣侍郎納言
冬官尚書病卒攸暨初爲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授
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將軍進封定王又加實封三百戶
俄又改安定郡王歷遷司禮卿左散騎常侍加特進神
龍中拜司徒復封定王實封滿一千戶固辭不拜尋而
隨例降封樂壽郡王拜右散騎常侍加開府儀同三司
延秀等誅後又降封楚國公延和元年卒贈太尉并州
大都督追封定王尋以公主謀逆令平毀其墓太平公

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則天所生特承恩寵初永隆年降
駙馬薛紹紹垂拱中被誣告與諸王連謀伏誅則天私
殺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豐碩方額廣頤多權畧則
天以爲類已每預謀議宮禁嚴峻事不令洩公主亦畏
懼自檢但崇飾邸第二十餘年天下獨有太平公主
父爲帝母爲后夫爲親王子爲郡王貴盛無比永淳已
前朝制親王食實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出降三
百戶公主加五十戶太平食湯沐之邑一千二百戶聖
曆初加至三千戶神龍元年預誅張易之謀有功進號
鎮國太平公主相王加號安國相王並食實封通前五

千戶賞賜不可勝紀公主薛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女並食實封又相王衛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遣衛士宿衛環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持兵巡徼同於宮禁太平長寧安樂三公主置鋪一如親王二年正月置公主府景龍二年公主男崇簡崇敏崇行同授三品與漁陽王兄弟四人同制時中宗仁善韋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爲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橫進達朝士多至大官詞人後進造其門者或有貧窘則遺之金帛士亦翕然稱之及唐隆元年六月韋后作逆稱制僞尊溫王玄宗居臨淄邸憤之將清內難公主又預其謀

命男崇簡從之及立溫王數日天下之心歸於相府難爲其議公主入啟幼主以王室多故資於長君乃提下幼主因與玄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頻著大勲益尊重乃加實封五千戶通前滿一萬戶公主子崇行崇敏崇簡三人封異姓王崇行國子祭酒四人九卿三品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所言皆聽薦人或驟歷清職或至南北衙將相權移人主軍國大政事必參決如不朝謁則宰臣就第議其可否公主由是滋驕田園遍於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吳蜀嶺南供送相屬於路綺疏寶帳音樂輿乘同於宮掖侍兒披羅綺常數百人蒼頭監媼

必盈千數外州供狗馬玩好滋味不可紀極有胡僧惠
範家富於財寶善事權貴公主與之私奏爲聖善寺主
加三品封公殖貨流於江劍公主懼玄宗英武乃連結
將相專謀異計其時宰相七人互出公主門常元楷李
慈掌禁兵常私謁公主先天二年七月玄宗在武德殿
事漸危逼乃勒兵誅其黨竇懷貞蕭至忠岑羲等公主
遽入山寺數日方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
數十人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侷於御府馬牧羊
牧田園質庫數年徵歛不盡惠範家產亦數十萬貫攸
緒惟良子也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安平郡王歷遷殿中

監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聖曆中棄官隱于嵩山以
琴書藥餌爲務中宗卽位以安車備禮徵之降書曰朕
聞大隱忘情不去朝市至人無迹何所凝滯王高標峻
尚雅操孤貞有咸一之用弘體二之德學究深遠理實
精微草芥貂蟬錙銖纓紱蔭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而
卧清溪逍遙林壑傲睨箕穎有年歲矣朕虔膺聖曆重
闡皇基保乂邦家寧輯區寓求賢採彥俯谷窺山王之
所居接近嵩岳長望高烈思滿風烟駐驂喬巖追尋大
隗鳴鑿峒岫詢訪廣成機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
司業杜慎盈以禮命徵辟掃夔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

化丹青朕之志也豈以黃屋之貴傾彼白雲之心通變之宜希從降志延貯聞闔若在汾陽攸緒應召至都授太子賓客尋請歸嵩山制從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于定鼎門外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誅戮唯攸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睿宗卽位又降勅曰頃以賊臣結黨后族擅權扇動宮闈肆行鳩毒靈祇所感姦惡伏誅今得宗社乂安天地交泰卿久厭簪紱早慕林泉守道不回見幾而作興言高尚有足嘉稱但怒用不遷罪無相及爲善有驗卿之謂與或慮驚疑故令慰謝其見重如此尋徵爲太子賓客不就開元二年攸緒

又請就廬山居止制不許仍令州縣數加存問不令外人侵擾卅一年卒年六十九

薛懷義者京兆鄠縣人本姓馮名小寶以鬻臺貨爲業偉形神有膂力爲市於洛陽得幸於千金公主侍兒公主知之入宮言曰小寶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見恩遇日深則天欲隱其迹便於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又以懷義非士族乃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壻薛紹合族令紹以季父事之自是與洛陽大德僧法明處一惠儼稜行感德感知靜軌宣政等在內道場念誦懷義出入乘廐馬中官侍從諸武朝貴匍匐禮謁人間呼爲薛

師垂拱初說則天於故洛陽城西脩故白馬寺懷義自
護作寺成自爲寺主頗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敢言
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劾之懷義遇勗於途令從者
毆之幾死又於建春門內敬愛寺別造殿宇改名佛授
記寺垂拱四年拆乾元殿於其地造明堂懷義充使督
作凡役數萬人曳一大木千人置號頭頭一囑千人齊
和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二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
廣袤亞於明堂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
永昌中突厥默啜犯邊以懷義爲清平道大總管率軍
擊之至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加輔國大將軍進右衛

大將軍改封鄂國公柱國賜帛二千段懷義與法明等
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
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懷義與法明等九人並封縣
公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袋其僞大雲經頒於天
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則天將革命誅殺宗屬
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進奉獨存抗疏請以則天
爲母因得曲加恩寵改邑號爲延安大長公主加實封
賜姓武氏以子克义娶魏王武承嗣女內門參問不限
早晚進則盡歡長壽二年默啜復犯塞又以懷義爲代
北道行軍大總管以李多祚蘇宏暉爲將未行改朔方

道行軍大總管以內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侍郎
平章事蘇味道爲行軍司馬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
等十八將軍以討之未行虜退乃止懷義後厭入宮中
多居白馬寺刺血畫大像選有膂力白丁度爲僧數滿
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姦奏請劾之不許固請之則天
曰卿且退朕卽令去矩至臺薛師亦至乘馬蹋階而下
便坦腹於牀矩召臺吏將按之遽乘馬而去矩具以聞
則天曰此道人風病不可苦問所度僧任卿勘當矩按
之窮其狀以聞諸僧悉配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爲
薛師所構下獄免官後有御醫沈南璆得幸薛師恩漸

衰恨怒頗甚證聖中乃焚明堂天堂並爲灰燼則天愧
而隱之又令懷義充使督作乃於明堂下置九州鼎鑄
銅爲十二屬形象置於北辰位皆高一丈懷義率人作
號頭安置之其後益驕倨則天惡之令太平公主擇膂
力婦人數十密防慮之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
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以輦車載屍送白馬寺
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与士流竄曰其子曰
韋溫中宗韋庶人從父兄也父玄儼高宗末官至許州
刺史玄儼弟玄貞初爲普州叅軍以女爲皇太子妃擢
拜豫州刺史中宗嗣位妃爲后及帝降爲廬陵王玄貞

配流欽州而死后母崔氏爲欽州首領甯承兄弟所殺
玄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於容州后三妹逃竄獲免
間行歸長安及中宗復位韋氏復爲皇后其日追贈玄
貞爲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諫曰孔子曰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
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爲皇王令圖子孫明鏡匡復未
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未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
今萬姓顛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頌延頸向風欣然
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議之卽先朝
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等木起於孽莪誠

可惜也渙汗旣行難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
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是則巍巍聖鑒無
得而稱疏奏不省尋又追贈玄貞爲太師雍州牧益州
大都督玄儼爲特進并州大都督魯國公遣使迎玄貞
及崔氏喪柩歸京師又遣廣州都督周仁軌率兵討斬
甯承兄弟以其首祭于崔氏擢拜仁軌左羽林大將軍
賜爵汝南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及玄貞等柩將至上與
后登長樂宮望喪而泣加贈玄貞爲鄴王諡曰文獻仍
號其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各置官員并給戶一百人守
衛灑掃又贈玄貞子洵爲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

卿武陵郡王洞衛尉卿淮南郡王泚太僕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其喪柩於京師溫神龍中累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湑左羽林將軍封曹國公后妹夫陸頌爲國子祭酒馮太和爲太常少卿太和尋卒又適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溫從祖弟濯尚定安公主皆拜駙馬都尉景龍三年溫遷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遙授揚州大都督溫等旣居榮要燻灼朝野時人比之武氏湑及陸頌相次病卒賻贈甚厚及中宗崩后令溫總知內外兵馬守援宮掖又引從子播族弟璿弟捷濯等分掌屯營及左右羽林軍臨淄王討韋氏溫等皆坐

斬宗族無少長皆死語在韋庶人傳睿宗卽位仍令削平玄貞及洵等墳墓

王仁皎玄宗王庶人父也景龍中官至長上果毅玄宗卽位以后父歷將作大匠太僕卿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仁皎不預朝政但厚自奉養積子女財貨而已開元七年卒贈太尉官供葬事柩車旣發上於望春亭遙望之令張說爲其碑文玄宗親書石焉子守一守一與后雙生守一與玄宗有舊及上登極以清陽公主妻之從討蕭至忠岑羲等有功自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特封晉國公累轉太子少保父卒襲爵祁國公十一年

坐與庶人潛通左道左遷柳州司馬行至藍田驛賜死
守一性貪鄙積財巨萬及籍沒其家財帛不可勝計
吳淑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陽人祖神泉位終縣令
父令珪益州郫縣丞寶曆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贈神
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瑤爲開府儀
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中郎將令瑜爲開府儀
同三司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淑時爲盛王府錄事參軍
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以元舅遷鴻臚
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淑雖居戚屬恭遜謙
和人皆重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謂德宗

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佇當效順宜擇大
臣一人入京師慰諭以觀其心上召從幸羣臣言之皆
憚其行淑起奏曰不以臣才望無堪臣願此行德宗甚
悅淑退而謂人曰人臣食君之祿死君之難臨危自計
非忠也吾忝戚屬今日委身於賊誠知必死不欲聖情
嫌於無人犯難也卽日齋詔見泚深陳上待屬之意時
泚逾謀已定貌雖從命而心已異乃留淑於客省竟被
害上聞之悲悼不已贈太子太傅賜其家實封二百戶
太子五品正員官勅收城日葬事官給弟湊湊寶曆中
與兄淑同日開府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陽郡公湊以兄

第三品固辭太過乞授卑官乃以湊檢校太子賓客兼太子家令充十宅王使累轉左金吾衛大將軍湊小謹慎智識周敏特承顧問偏見委信大曆中滑帥令狐彰沐帥田神功相次歿於理所時藩方兵驕乘戎帥喪亡人情多梗代宗命湊銜命撫慰至必委曲說諭隨所欲爲之奏請皆得軍民和協帝深重之宰臣元載弄權招致賄賂醜迹日彰帝惡之將加之法恐左右洩漏無與言者唯與湊密計圖之及收載於內侍省同列王縉其黨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等皆當從坐籍沒湊諫救百端言法宜從寬縉等從坐理不至死若不降以等

差一例極刑恐虧損聖德繇是縉等得減死流貶之大曆末丁繼母喪免建中初起爲右衛將軍兼通州刺史貞元初入爲太子賓客出爲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爲政勤儉清苦美譽日聞宰相竇參以私怨惡之數加譖毀又言湊風病不任趨馳德宗召湊至京師對於別殿上令殿上行走以驗其病否由是悟參之誣因是惡參尋以湊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使以代參之黨李翼會劉玄佐卒以湊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時汴州軍亂殺牙將曹金岸縣令李邁謀立玄佐子士寧上將遣兵送湊赴

鎮召宰臣議竇參深沮其行恐軍中拒命乃召湊迴授右金吾衛大將軍而以梁宋節鉞授士寧貞元十四年春夏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臯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湊面授京兆尹卽日令視事經宿方下制湊孜孜爲理以勤儉爲務人樂其政時宮中選內官買物於市倚勢強買物不充價人畏而避之呼爲宮市掌賦者多與中貴人交結假借不言其弊湊爲京尹便殿從容論之曰物議以中人買物於市稍不便於人此事甚細虛掇流議凡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更差中使若以臣府縣外吏不合預聞宮中所須則乞選內官年高謹重

者充宮市令庶息人間論議又奏掌閑曠騎飛龍內園芙蓉及禁軍諸司等使雜供手力資課太多量宜減省上多從之初府掾吏以湊起自戚藩不諳簿領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方呈冀免指撻瑕病湊雖倉卒閱視必指其姦倖之處下筆決斷無毫釐之差掾吏非大過不行笞責而召面按問詰責而釋之吏尤惕厲庶務咸舉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薨歿上深追念葬送之儀頗厚召集工役載土築墳妨民農務湊候上顧問極言之宗屬門吏以湊論諫太繁恐上厭苦每以簡約規之湊曰聖上明哲憂勞四海必不以公主太子

之鍾念而忽疲民但人多順旨不言若再三啟諫必動宸情則生民受賜長吏不言是爲阿旨如窮民上訴罪在何人議者重之以能政兼兵部尚書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湊於德宗爲老舅漢魏故事多退居散地纔免罪戾而已湊自貞元已來特承恩顧歷中外顯貴雖聖獎隆深亦由湊小心辦事奉職有方故也湊旣疾不召巫醫藥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對曰吾以凡才濫因外戚進用起家便授三品歷顯位四十年壽登七十爲人足矣更欲何求古之以親戚進用

者罕有善終吾得歸全以待先人幸也德宗知之令御醫進藥不獲已服之貞元十六年四月卒時年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罷朝一日

竇覲昭成皇后族姪父光華原尉覲以親蔭釋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鄜坊節度臧希讓奏爲判官累授監察殿中侍御史檢校工部員外郎坊州刺史興元元年討李懷光於河中詔覲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陽賊平以功兼御史中丞遷同州刺史入朝爲戶部侍郎覲無他才伎爲吏有計數又以韓滉子壻故藩府辟召遂歷牧守宰相竇參覲再從姪參少依覲及參秉政力薦於朝

故有二卿之拜數月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既非德舉人咸薄之赴
鎮旬日暴卒詔贈禮部尚書人傳爲可憐其遺骸無所
柳晟者肅宗皇后之甥母和政公主父潭官至太僕卿
駙馬都尉晟少無檢操代宗於諸甥之中特加撫鞠俾
與太子諸王同學授詩書恩寵罕比累試太常卿德宗
卽位以與晟幼同硯席尤親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晟
密啟曰願受詔入京城遊說羣賊冀其攜貳德宗壯而
許之晟與賊帥多有舊出入其門說誘之事洩爲朱泚
所擒械之於獄晟有力乃於獄中穿垣破械而遁落髮

爲僧閻道歸行在遷將作少監元和初檢校工部尚書
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爲御
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俄充入迴鶻冊立使復命遷左金
吾衛大將軍元和十三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子顏琅邪臨沂人莊憲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從軍
累試太子賓客父難得有勇決善騎射天寶初爲河源
軍使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諸真馬寶鈿裝鞍
出陣求鬪無敢與校者難得挾槍奮馬突前刺殺郎支
都斬其首傳於京師軍還玄宗召見之令於殿前乘馬
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帶累拜金吾將軍

同正員天寶七載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虜吐谷渾
王子悉弄參及子壻悉頰藏而還累拜左武衛將軍關
西遊奕使九載擊吐蕃收五橋拔樹敦城補白水軍使
十三載從收九曲加特進祿山之叛從哥舒翰戰於潼
關關門不守從肅宗幸靈武時行在闕軍賞難得進絹
三千疋及金銀器等至德初試衛尉卿與平軍使兼鳳
翔都知兵馬使進收京城與賊軍戰其下靳元曜戰酣
墮馬難得馳救之賊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鄣目難得自
拔去箭并皮掣落馳馬復戰血流被面而抗賊不已肅
宗深嘉之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累封琅邪郡公

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子顏少從父征
役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衛尉卿生后而卒順宗內
禪以后生憲宗皇帝褒贈先代思敬司徒難得太傅子
顏太師顏子重榮官至福王傅用官至太子賓客金吾
將軍

贊曰戚里之賢避寵畏權不卹禍患鮮能保全福盈者
敗勢壓者顛武之惟良明於自然

如焚狐香與危之掛其間其自然

贊曰如里之寶鐵精與謝不脫離忠誠指射全誦益香

謀軍

應太師高子重榮言 誦上封 皇太子資容金吾

輒以司主憲宗皇帝齊創大升也 行封難料太尉于

外累自金紫米類太火劍封 司而卒 誦宗內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領 大 道 少 封 父 孫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武承嗣傳高平郡王駙馬都尉崇訓為鄴國公。臣酉

按前三思男崇訓為高陽王新書亦作高陽且重規

已封高平矣平字必是陽字之訛今改正

与挂高平矣平字必是豐字之指今如五

姓前二思與崇應為高陽王禧書亦非高陽且重賦

先承歸高平借王懋思借崇應為禮國公○

引自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